



大河湾

谢培

枝头抱香
云苓 摄

诗笺

甘蔗情话

□晓寒

时光拔节
一节一节的情思
孕育爱的甜蜜
无惧风无惧雨
根 深扎在思念的土壤中

渐长渐壮的思念
不走形 不旁骛
投向你 遥远的靶心

爱的味道
是这蜜汁四溢的芳香
永远
甜你的嘴
甜你的心

散文

菊韵

□支望华

一朵菊，蕴着悠悠暗香，自“五柳先生”之东篱下穿越而来，我捧于掌心，放于胸前，满心虔诚，爱不释手。读之，深谙其恬淡而悠然，逍遥而恣意。

素雅之菊，谦谦君子；玲珑之菊，摄人心魄；柔美之菊，忘情似水；恬淡之菊，别无他求。

幼时爱菊，出于好奇。观盆栽菊，于寒冬之茅舍开放，或金黄，或深红，或浅紫，窗外雪窗内菊，相映成趣。菊朵似火焰，满屋暖香；菊朵似闺秀，雅而不俗。吾崇拜菊，觉其高而不傲，亲如姊妹，美而善，柔而芬。

青年爱菊，甚喜白菊。悠然浮云连成片，洁白似初恋，纯而又纯，清而有甘，不经意间牵手，无厘头却分手，似流云，如闪电，转瞬不见。唯有现实的菊，依然开在秋天，守约守时，开得灿烂，驻足花圃，笑在田园，绽于灵魂之巅。白菊解清愁，信手撷来，治疟腮、毒肿；或敷于四肢，驱干除疔子，清热解暑，功效甚优。

中年爱菊，迷上波斯菊。或白、或红、或粉……亭亭玉立，神色悠然。

波斯菊虽无“菊花”的名分，却属菊科，有菊之名，菊之美，菊之品。或长于村头，田间、路边，化身俊美村姑，飘然若仙，悠然素美，不施粉黛，令人神往；或驻足厂区花坛，如花，给人清新，给人活泼，给人不由多瞅几眼的惬意；或热情奔放，伴舞闹市的喧嚣与嘈杂；或亭亭玉立，文雅雅致，装点城市的宁静与温馨。

顷刻老之将至，感慨人生金秋，收获丰盈，有菊有伴，心神灿然。

近迷于读书行文，阅览古今，乐此不疲，兴味盎然。汉代应劭《风俗通义》叙述：河南南阳郦县（今内乡县）有个叫甘谷的村庄。山谷水甜美，开满菊花。一股山泉自山上菊花丛中流过，花瓣散落水，水中含有菊的清香。村上三十多户人家饮用这山泉水，都非常长寿。汉武帝时，皇宫中每到重阳节都要饮菊花酒，以期“长寿”。

而今欣逢新时代，采菊酿美酒，登高放眼望，祖国好河山，日新月异；菊韵美景，行文怡情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共筑中国梦，老有新为！

随笔

□安武林

在三弟打开他家大门的刹那间，我听见一阵响亮的狗叫声。我头皮发麻，脚底板像是被刚铺上的柏油粘住了，一动不动。跟在我身后的妻子和女儿身体稍稍向旁边一闪，绕过我跟着三弟进了他家的院子。我有点羞愧，又有点恼怒。

三弟是知道我的，从小到大，与其说我讨厌狗，还不如说我对狗存在着深深的恐惧之感。我害怕狗，像是一份隐痛、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一样，三弟家养狗竟然没有跟我打个招呼，让我没有一点准备。三弟家的大门，那么宽敞、高大，而且还是电子锁。不过，我的脑子里满满当当的都是狗吠声和狗龇牙咧嘴的样子。狗在哪儿呢？我四处寻觅着。

妻子和女儿已经很多年没随我回我家乡了，三弟的新房她们自然没有见过，就连我也没有见过：方方正正的院子全部用瓷砖铺就，东西南全部都是平房，只有北面做了照壁。妻子和女儿很惊讶，忍不住夸赞：“这个房子盖得太好了！”

“汪汪汪……”我扭过身，原来狗在门楼的平台上。狗不大，但也不小，我只能看见一个狗头，对大小的准确概念并不清晰。我能肯定的是，它是一只黄色毛发的狗。三弟呵斥了一声，狗立刻停止了狂吠，而且有点载歌载舞的样子，看来，它已经知道我是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了。

我诧异的是，狗怎么爬那么高？看家护院，不至于像喜鹊一样必须要站得高高的。院子四面都有平台相连，狗在房顶上可以转着圈奔跑，活动空间倒是蛮大的，对狗而言，一点儿也不憋屈、不委屈，相反，从容得很呐。我携妻带女是回来探亲的，以往回家都是住在二弟家里，那时，三弟的新房子还没有盖成。我们一家三口参观了三弟所有的房子，我是一边看，一边赞叹。我忍不住夸奖三弟：“真不愧是搞房屋装潢的！”

我们家是麻花世家，到我们兄弟这一茬，基本上是第四代传人。这门手艺，传到我们这里几乎传不下去了：二弟去做婚庆公司了；三弟给建筑公司做保温材料的装潢去了。三弟家房子里居住的空间大、卧室多，大卧室、中卧室、小卧室，三弟的两个儿子及两个儿子的全家，都住在这里还绰绰有余。三弟的心思我明白，这不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天伦之乐图嘛！一大家子人和和美地住在一起，其乐融融。三弟对于幸福的理解、对人生的追求，以及他个人的理想，都栩栩如生地活跃在这座房子里、这座院子里。

妻子参观了三弟家的厨房，出来时兴奋地对我说：“老三家的厨房比咱们家的厨房高级多了！”冬天取暖用的是地暖，太阳能提供热能；厕所，用的是马桶，我这样患有“三高”的人，上厕所不用下蹲了；洗澡，也是非常便利。一切生活条件，和城里一模一样，甚至比城里还要优越。最开心的是妻子和女儿了，她们开心和满意的笑容，是对三弟家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最大的肯定。

我瞅着一尘不染的院子、地上

家乡新貌

的瓷砖，疑惑地问道：“狗不在院子里乱跑吗？”

弟媳笑着说：“狗不下来，不进院子，就在外面和屋顶上。我们上屋顶给狗喂食。”也难怪，院子能保持得那么干净。我暗暗钦佩，弟媳把狗驯养得如此听话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院子瓷砖铺就，大小、色彩、花纹，都是很美观、很大方的。三弟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生活美学或者说实用美学，可是不能小觑，我看到屋内的空间、布局、装潢，都是颇为讲究的。我想，一定是找了专业设计师画的设计图纸。我问：“这房子是谁设计的？”三弟笑了，一笑脸就红了。三弟和我很相似，不仅外貌，性格也相似，都属于腼腆型的，一害羞，脸便红了。三弟说：“哥，是我设计的！”哎哟，我在心里惊叫一声，不禁感叹，亲兄弟怎么啦？亲兄弟就一定非常了解吗？瞧瞧这村庄，我生活了几十年；瞧瞧这院子，我们兄弟相处了也几十年。可是这变化，我还敢认吗？一切都变得如此陌生，我必须拿出十二分的精力去努力寻找那些熟悉的影子，否则，我很怀疑我是否属于这个村子、是否在这里生活过。

三弟的家建在公路旁，这条公路直接通向另一个县：闻喜县。坐在院子里向北望，高大的白杨树摇曳着，似乎总想把下巴支在屋顶。我拿出手机定位了一下，吃惊地发现，这里是东窑村。东窑村和我们村一公里之隔，但属于闻喜县管辖，我们村在闻喜县最北边，处在与闻喜县的交界处。二弟说，直线下去就是东鲁村。哎，想我在村里读小学时，东窑村两个兄弟和我坐同桌，时光荏苒，现在许久没消息了。

我突然想起，走过公路，路的那一边就是娃娃沟，我始终不知道那里叫“洼洼沟”还是“娃娃沟”。娃娃沟有我一个小学的同学，几十年都没见过了，我一直觉得我们家是村子里最穷的人家，住着窑洞，但我去过娃娃沟同学的家以后，发现他们家比我们家还穷。我那个同学小小年纪就去杀猪养家了。我问三弟，娃娃沟我那个小学同学的情况，三弟说：“人家杀了一辈子猪，现在还在杀猪。不过，他不住娃娃沟了，已经搬到下面去了，就是门口的路往南走，在路旁边。”唔，真不错。看样子，我的老同学已经摆脱了贫困，我在心里暗暗替老同学高兴。

三弟的院子里没有树，但他留了两条小小的绿化带，本来毫无生机的瓷砖，有了绿植的映衬，显得生机盎然。我看到有几盆长得茂盛的鹅掌柴，便问弟媳：“是不是你们家老二结婚的时候别人送的？”弟媳笑着说：“哪里哟，是我自己种的！”哎哟，惭愧我号称是养花人、爱花人，可我养的鹅掌柴，比弟媳养的逊色多了。真没想到，不缺植物和绿色的乡下人也开始种草养花了，他们对居住环境的美化、对大自然的热爱，和城里人并无二致了。很显然，大家的生活富裕了，开始享受生活了。

我一向不相信数字的，但眼下实实在在的变化，不能不让人信服。“汪汪汪……”突然，狗大叫起来。我皱着眉问三弟：“怎么啦，是来人了吗？”三弟说：“不是，是鸭子跑得远了，狗喊它们回来！”哈，这

是一只牧鸭犬吗？在房子的后面，是三弟的地，他在那里扎了鸡窝、鸭窝，养了数只鸡、鸭。狗在屋顶上像是卫兵一样守护着家禽，鸡、鸭都是安全的。

夜晚，天暗下来了。无边无际的黑，是我从童年就一直畏惧的黑。我住的房间，南面的墙上开着巨大玻璃窗。像我这样快一米八的个子，都能够不着窗户，如果想关闭敞开的玻璃窗，我不得不踮起脚尖，或者踩着凳子。虽然是平房，但房子差不多能有城市楼房的一层半那么高。

星星格外明亮，它们像随时都可以飞进窗户里似的。风柔和得像丝绒一样，轻轻滑过肌肤。很奇怪，这个时节，在北京晚上睡觉我不盖被子是冷的，而在这里，什么都不盖，一丝凉意都没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两地的温度是差不多的。也许，是田野的凉风融合了庄稼地的热气，二者搅拌以后极其适合皮肤。静，无限的静。我觉得每根汗毛孔都张开了。无限的惬意，无限的松弛。煮熟的面条、软体生物、稀泥，一切柔软的东西都适合我此刻的感受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跟妻子顺着拐沟的马路向南走去，妻子说，有一家的房子盖得像别墅一样，漂亮极了，她要带我去看看。是谁家呢？我一路上都在猜测。八卦楼，成了我们村里地标性的建筑。它竖立在十字路口上，北边，是拐沟；南边，是八亩园；东西，是我们村的主干道。我小时候上学放学，走的都是东西的主干道，当年，坎坷不平，尘土飞扬。此刻，我正向着八卦楼的方向往前走。我边走边看，马路两旁都是漂亮的平房。令我惊讶的是，两边马路上，都有深深的排水沟，无论下多大雨，都不会造成积水现象。突然，妻子说：“看，就是这家！”妻子站住了，用手指了指。她是城里人，觉得贸然闯进人家的院子是不礼貌的，虽然大门敞开着。我可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，迈开大步就往人家的院子里走。走到门口时，我紧张了一下，哎呀，有没有狗啊？这要是猛地窜出一条狗，我准是狼狈不堪啦。来不及了，我已经走进这家的院子了。正当我东张西望时，有一个大个子、头发花白的中年人走了出来。我们都伸长脖子，眯着眼睛打量对方是谁。“哎呀，是武林呀！”对方叫出了我的名字。亲切的乡音，我用拼音都拼不出来“武”，“五”“入”音的混搭。“哎哟，是孟吉大哥。”我也认出来了。他当年是生产队长，我是大队部的广播员和通讯员。我们是熟悉的，用城里人的话说，还有同事之情。我说我没有事，就是想看看他的房子。

他的房子是三层楼，二层像是观景台一样。孟吉大哥向我介绍房子的构造和布局的时候，我看到房顶上有一条狗，探头探脑地打量着我们。我骤然一惊。房子如何漂亮，我顾不得细看，我满脑子都是狗的影子。我在村子里倒是没有见什么狗，想必它们都待在屋顶上吧？

童年的小河桥，没有了。马路旁的白杨树，没有了。一切熟悉的风景，都变得陌生了；但新鲜、新奇。我怀念从前，但我更喜欢现在。我冲着屋顶上的小狗招招手，心里问道：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